

方达 主编

Waiting for the win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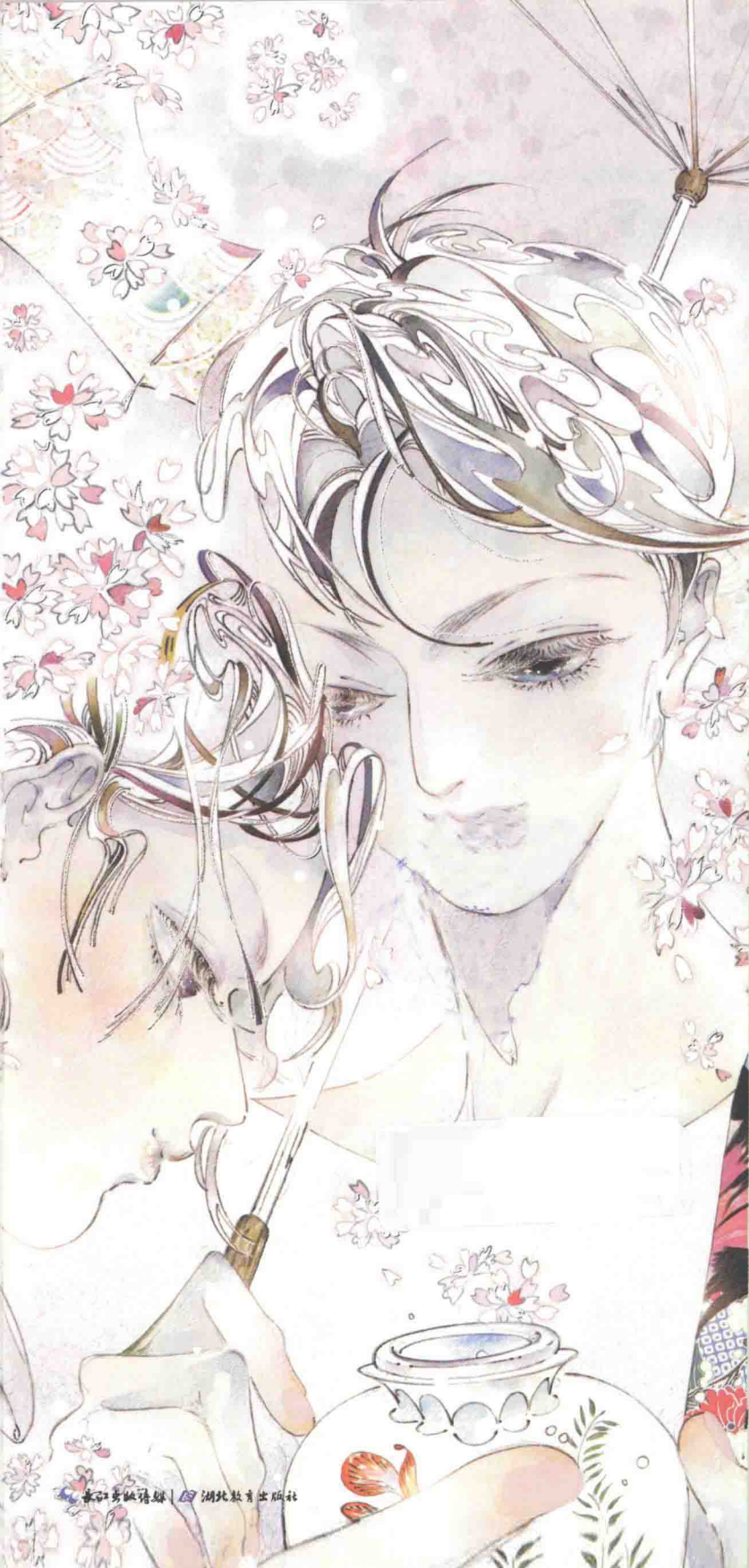
B l o o m

随书赠送《最小小说》御用著名插画师 年年 精美海报

盛开90后
新概念散文新作范本

等风来

长江出版传媒 | 湖北教育出版社



盛开
Bloom

90后
新概念
散文新作
范本

等 风 来

方达 主编

Bloom

As the wind

201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盛开·90后新概念散文新作范本·等风来 / 方达主编. —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14. 3

ISBN 978-7-5351-9601-9

I. ①盛… II. ①方… III. ①作文—中学—选集
IV. ①H194.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34061号

出版发行 湖北教育出版社

邮政编码 430015 电 话 027—83619605

地 址 武汉市青年路277号

网 址 <http://www.hbedup.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廊坊市兰新雅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7

字 数 235千字

版 次 2014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51-9601-9

定 价 29.80元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 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 010-82069336

contents

用了一首歌的时间·有些梦

那些只生长在青春里的光阴到如今已经缄口不言。你有许多新的故事，也不再路过我。
我们只是偶尔想起时，打通电话问候一下，或者只是寒暄几句，花盛鸟静。“最近还好吗？”

——潘云贵

002	一首歌的时间	潘云贵
008	风继续吹	刘倩
013	桂林冷了	李伟松
019	雨祭	刘凤凌

022	所谓喜欢	周苏婕
029	我只是突然记起你的脸	莫诺
033	遥远的相思	北西
038	你手中的青梅	丁鹏



想听到的声音·随想

在那样的纯纯年少，说什么都为时尚早，况且我们又不赶时间，何必急着给美好纯粹的情感下一个现实的定义呢？
我们在最好的年纪里相遇相知，足矣。

——禾木

042	陌生人	贺伊曼
044	两生花	陈娇
051	冬日随想	刘倩
055	一封情书	周苏婕

060	母亲	辛晓阳
064	昨日情书	禾木
071	田埂上的光华	徐方芳
074	母亲的苦涩糖果	王天宁

告别的年代·花事了

谁知道哪一次骑入了不同的路口，那些嬉戏着的少年就已经“各自有路走”？

——沈佳英

086	告别的年代	沈佳英
090	花事了	柳敏
096	高三下半年	简唯
101	天亮说晚安	杨晓萌

104	高三记	张牧笛
112	就这样，我们各奔东西	郑鹤逸
118	毕业季·纷飞的六月	洛水
122	我们的青春长着风的样子	潘云贵

即使北海不快乐·远方和你

地球到底有多大，世界到底有多辽阔，是不是每个人都带着爱的痕迹生活？

后来，他开始了旅行。他说，他不是要和什么告别，也不是为了开始新的生活，只是，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李伟松

128	即使北海不快乐	李伟松
134	光影下的风景	余欢欢
138	旅	蒙蒙
142	坐车	沈佳英

145	棚架与鱼蛋	赵祎
148	澳门：日光倾城，岛屿云烟	禾木
151	最后的莫日根	晶达



我姥姥·小镇炊烟

我看见了清晨微笑着扛着锄头的农人，在墙角眯着眼晒太阳的老人，我看见外婆坐在屋檐望着小河，白果树开始掉落一季一季的叶子，我看见我的小镇安详地熟睡。

——刘凤凌

160	小镇	刘凤凌
165	我姥姥	王天宁
173	妹妹	吴大
179	舅爷	刘汀

186	姥姥	辛晓阳
189	奶奶的情人	程文敏
200	我们生活的年代	童星语
203	黄昏	贺伊曼

世上的所有·少年与梦想

《一代宗师》里说：“世上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我坚信。

——潘云贵

206	踩着天空奔跑	韩沫
214	外面的世界	孙倩兰
217	大山之约	阿微木依萝
226	梦想的航线	潘云贵

237	一年一度的顶礼	沈嘉柯
239	只是想听到声音	崔博文
243	转瞬即逝的花园	陈子梵
251	少年的梦想	辛晓阳

PART 1 }

用了一首歌的时间 ·

有些梦

那些只生长在青春里的光阴到如今已经缄口不言。

你有许多新的故事，也不再路过我。

我们只是偶尔想起时，打通电话问候一下，

或者只是寒暄几句，花盛鸟静。

“最近还好吗？”

——潘云贵

一首歌的时间

文 / 潘云贵

90后温暖治愈系作家，西南大学文学院研究生，
非典型射手座单眼皮男生。时常在发呆，
走路会撞树，爱看文艺温情片，爱听小清新音乐，
迷恋安静时光，因为善良，一直被这世界欺负却从没想过要报复它。
曾获第22届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大奖、第十五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C组二等奖。
出版有《我们的青春长着风的样子》《飞鸟向左，扬花向右》等书。



a

路上的积雪渐渐化干净了，一整个冬天都贪恋不够的白雪说消失就消失了。

道路恢复成去年9月的样子，黝黑的枝头挂着鳞鳞叶片，偶有几朵小花开成月白的模样。

突然禁不住，在压抑了一个冬天后又开始发疯地想你。翻看以前在日记上提及你的部分，把手机上删掉的照片从空间里重新下载下来，又找了初见时听的那首歌——范玮琪的《启程》。

记忆的离离之草，没想到也会在春天恣情生长。似乎自己曾经的执念又开始启程。

可是有些被遗憾所定义的人事，真的无法回头了。那些发给你的短信和你的回复，那些没来得及记住的电话、QQ、E-mail，自己当初怎么都删了呢？像起航的轮船突然间消失在大海上的雾色里。

如果你知道，一定会说我矫情，或者愚笨，对吧？

所以我宁愿你一切都不知道，或者已经忘记我。

b

从前常走的一条街道，两旁的旧书店都拆掉了，换成了装修讲究的便利店和饰品店。卖的东西不再是值得自己停留一整个下午去翻阅的线装书了。

这一条街已经失去了自己行走的意义。

孤独越来越没有去处。

拐角的小公园，被雨水洗刷得泛白的老式木椅，依旧坐着很多恋人。他们安静地坐在一起，背靠背，依偎，或者抵额相觑。远处有鸽子飞过教堂顶端，黄昏把时间浸泡得罗曼蒂克。

我看见其中有几个人头发凌乱，戴着耳机，好像你。

那时我把你约出来，你当时一边骑着捷安特一边听歌。我向你打了声招呼，你愕然地看着我，然后停下车。

想过是我吗？

想到过，只是一点点。

千辛万苦要来了号码，发了一条匿名短信给你，没想到你真的会来。直到现在，还常常会为这件小事既紧张又开心。它似乎永远住进了十七岁，出不来了。

一直在想：如果那天你见到的我不是那么胖、不是那么慌乱、不是那么词不达意、不是那么羞怯地离开，结局会不会有所改变呢？

投给时光的问题，只听到一片沉默。

C

中午到复印社去打印明信片，才发觉自己亲手做的远比买的昂贵。想想感情也是这么一桩事，自己亲身经历的远比泡沫剧里的来得漫长、空虚与煎熬。

那段痴迷地看《一不小心爱上你》的时日，常常一个人在线上看到凌晨。在主人公一次次老套得不能再老套的邂逅或者离别中，自己竟哭了。

经过许多次以后，总算有了抵抗力，才发现一个为别人捂泪的人，往往没有人会为他捂泪。

复印社的师傅很年轻，脸白白的，身体很瘦，又觉得像你了。他很细心，用锋利的小镊刀裁剪完明信片后，又从中挑出了喜欢的一张：灰蓝色的背景，一些于车窗上闪现的零碎灯光和水滴，十分素淡。

他不会知道，你和他的品位那么相像。时光里那些默契的成分都可以叫作偶然。

其实，那一张是我专门为你做的。

离开复印社一段路程后，才发现U盘忘了拿。刚回头，那师傅已经追了上来。那一刻很开心，原来一个只算是陌生的人，与自己的感应竟是如此亲密。

而你，就在心口处，却似乎站在一个遥远的彼岸。中间空出的汪洋，深藏了太多的迟疑与顾忌。

对了，一直想问：上次寄给你的明信片收到了吗？

d

整个春日午后，清凉的空气里几乎什么声音都没有。自己趴在床上，像透明了一样。

突然想起昨晚似乎下过一场雨。地面上有打落的花红零零碎碎地粘着，阴面的墙壁还有许多水滴没被蒸发，宛若一种诉说。

昨晚在雨中我做了很多梦，梦见自己腾空而起，在天上和大鸟一起飞着。它们有白色的浓密的羽毛，嘴里叼着大颗的绿宝石，去了北风后面的国家。

后来，我站在大海边。一条巨大的蓝鲸鱼竟然会说话。

它问我：“你在找什么？”

我说：“在找一个像你的人，有着无法靠近的蓝色。”

最后，自己是被雨声吵醒了，豆粒大的雨点砸在瓦砾上，接连不断。

我明白，有些梦说出来就只能是梦。

有些梦不说出来也只是梦而已。

e

放在床边的一盘水果在自己侧身时不小心撒落了一地，有橘子、橙子和猕猴桃。

是自己昨天徒步出去买的，两个小时的行程似乎刻意要耗掉自己的青春。舍友都说我神经又犯病了，楼下不就有一家水果铺吗？我没有回应，有些事只有自己明白。

或许，你也会懂，是吧？

那间水果店在狭长巷子的末端，要经过几家小餐厅和一座肃静的庙宇，还有一小间一小间的手工作坊，里面摆放着主人自己做的瓷器、木器、布匹等。古老而清香的气味，宛若是从枝头的玉兰花香里飘出的，让我耽误了不少时辰。记得以前是和你来过的，不过只有弥足珍贵的一两次。

你还记得吗？

回来时觉得自己被抽空了，一个人的路真的很累。手里拎着满满的水果，双

腿战战栗栗，爬到公寓六层时，发现自己竟然多走了一层。

在爱里，我们神志不清，多走的路岂止这一程、这一层？

f

傍晚，池塘里鱼群疯狂地跳出水面。那些时光，如箭。

我对着窗子，一个人傻坐着。似乎这一生有坐不完的时间。

床板下传来小虫窸窣窸窣的响声，余晖射进来，一下子又安静了。

突然想笑，人类自以为的高贵到头来还没几只虫子来得有节制。

渺小与伟大，谁也说不出确切的定义。

g

这个春天，你将有新的朋友，或者生活。

那些只生长在青春里的光阴到如今已经缄口不言。你有许多新的故事，也不再路过我。

我们只是偶尔想起时，打通电话问候一下，或者只是寒暄几句，花盛鸟静。

“最近还好吗？”

“挺好的。你呢？”

我的身体是一棵站在影子里的无花果树。

h

总觉得这些天过得很荒芜。

晚上不想出门，吃了一些面包便又躺在床上，拿出刚刚下载的MP3放在耳边。

你知道吗？我现在已经不听《启程》了。最先启程的人和事，到最后往往都无法到达。

我们的成长只是有关两个人。他们握紧手心，站在时间两端，始终没有彼此摊开。

是不是所有没有摊开的事情，一开始就有了结局的端倪？

我想告诉你，范范现在很幸福，和黑人结婚了。她最近出了一张新专辑，我特别喜欢里面的那一首《暮光》：

暮光燃烧了太阳，带着我浪迹天涯。爱是一道不灭的温暖的光。

如果可以，希望你也能听听。

i

用了一首歌的时间去想你，片段碎得像雨那样。

或许，是外面又下雨了吧。

风 继 续 吹

文 / 刘倩

女，1993年4月出生于甘肃，就读于兰州大学。喜欢读书、写作、看电影，向往简单而美好的事物。最喜欢的作家是苏童，最喜欢的导演是金基德。一直坚信好的文字中存在难以估量的伟大力量。曾获第十二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

1

智京，有时候我感觉自己是一个没有未来的人。其原因归根到底并非我的软弱或者悲观，而是一种彻头彻尾的执念。从前我这样认为，现在亦是。你看，我们每天都做着相同的事：起床、吃饭、睡觉。本应饱满的生命却在无尽的重复中虚度。我虽有意识，却无法改变。所以我只想逃离，离开那些需要面对的一切，如此我便觉得安慰，尽管这安慰非常稀薄，且无法持久。我只希望你能过得好，至少有所坚持。

那是今年冬天的一个夜晚，我坐在灯下读完了仁玉寄来的信，窗外是呼啸的冬风。字是用纯蓝墨水写的，信纸是淡淡的橙色。仁玉喜欢橙色，她认为那表示一种无法拥有的纯粹的温暖。信写得很短，对于她自己现在的生活几乎只字未提。通篇都在叙说我们曾经的生活，以及她对我的期望。以上那段话令我难过，在心里反复默念了许久，依然无法彻底明白她的心情。毕竟，我们是不同的人。

认识仁玉的时候我们都在读高二，是同班同学。仁玉是看上去很落拓但内心单纯柔软的人，平日喜穿黑色牛仔裤和白色外套，有着干净的脸庞和灵动的眼睛，长长的头发高高地束成马尾。她就坐在我前面，但我们在开学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说过话。那时夏天很快就要过去。某天下午的自习课上，她忽然转过头来问我：“闵智京，你喜欢顾城的诗吗？”我正在写英语作业，被她突如其来的问句吓了一跳，只是局促地点了点头。她笑了，露出洁白的牙齿，嘴角上扬成一个优美的弧度。

之后我们就自然地成了朋友，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只是感觉时间是对的，地点是对的，人也没有错，彼此开始淡然地相处。当时没有人会把闵智京和宋仁玉联系在一起。我们对话很少，不像一般的朋友那样时常谈笑风生，可我知道我们对于对方来说是和别人不一样的人，可以相互信任依赖，也可随时放下对方。并不觉得这种关系里面包含着无情，因为一开始就对对方没有需索，便也没有计较和失望。这种淡淡的友情令我感觉安心。

日子长了，我发现仁玉是个很纯真的人，有着与众不同的爱好和看待问题的态度。她常常给我讲有关鸟类的知识，告诉我鸟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动物。历史课上老师讲内战时期爱国学生上街游行的事时，很多人的眼睛里都有十分崇敬的神情，因为老师讲的课非常生动。而仁玉却站起来对老师说：“我认为他们虽然爱国，但是方式不对。”已过中年的男老师向上推了推近视眼镜，说：“你说什么？”仁玉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继续说：“他们给革命志士添了很多麻烦。”班里的同学随即哄笑起来，老师无奈地挥了挥手让她坐下。

我一直把仁玉当作一个可以欣赏的人，她的很多想法与我不谋而合，只是我不敢讲明，她却肆意地表达。尽管大多数时候没有人会对她的看法表示赞同，甚至脸上带着淡淡的嘲讽，可仁玉的表情依然很淡定。她与周围的人有着很遥远的距离，但她不在乎。于是我明白她是那种很自我的人，即使全世界都敌对她，她也可以气定神闲地对自己发表演说。我想有这样一个朋友供自己踮脚仰望也是好的，毕竟时光漫长而自己并不坚强。

2

生活很平淡，时光流得不算迅速也不算缓慢。我和仁玉越来越亲近，每日一起上学放学，就如同那些上小学的孩子一般，整日形影不离。对话也越来越丰富，有时聊起共同喜欢的歌，有时谈到前一天晚上做的奇怪的梦，有时甚至说起童年时换的第一颗牙。就这样一直晃到了高三。对这个被很多人说得无比黑暗痛苦的年岁，我和仁玉却都没有什么特别强烈的感觉。或许是因为我们对未来没有过多的期求，又或者是我们自以为可以承担全部的希望和失望。一对活在当下的朋友，在光阴虚度中体会着不确定的愉悦和偶尔的失望。

我和仁玉的成绩差不多，在班里第十名左右来回晃荡。在一所普通的中学里这样的成绩是无法考上好大学的，彼此心知肚明，却没有付出多少努力。我总觉得自己不是个踏实的人，日子过得时而轻松时而紧张。而仁玉总是淡然的模样，不对我表达有关这方面她的真实想法。有一段时间我常买些廉价零食打发时间，上课吃，下课也吃。这令我覺得满足，可以暂时忘掉对未来的恐惧。而这时仁玉都趴在前面睡觉，把头枕在自己的手臂上，眉头微皱。我不叫她，虽然很清楚她并未睡着。

高三下学期，仁玉忽然告诉我她要走了。我比她高出半个头，她抬起头看着我，眼神干净，如同流动着的水。她说：“智京，有件事我一直未对你说，因为觉得不重要。现在我想告诉你，我母亲在我十四岁那年跳楼自杀，我便与父亲一起生活。后来父亲娶了一个有钱却平庸的女人，给了我更好的生活。我的成绩是无法考上好学校的，他打算送我去马来西亚留学。”我愣了愣，然后故作轻松地说：“仁玉，这是好事，你应该高兴。”仁玉安静地看着我，眼里忽然涌上泪，却不曾流出。

那天下午放学后，我和她去了一家冷饮店，坐了很久。落地窗外的天色渐渐由浅蓝变成了深蓝。仁玉送给我一本蒙克的画册，算是离别前的礼物。我忐忑地接过来，说：“可是，仁玉，我什么都没有准备。”仁玉摇摇头：“我们在一起的两年，就是你给我的最好礼物。”我低头喝了一口柠檬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忽然意识到我以后可能不太容易见到她了，心里很是感伤。平日里不甚

乎的丝丝情意，在今日变得有了重量。

她忽然提及梦想，她说：“智京，我从来都没有问过你，你以后想做什么？”我想了想，说：“我不确定，可能是每天睡到自然醒吧。”我自嘲地笑了笑，可她一脸严肃：“智京，如果这确实是你心中所想，也可算是梦想。只要它是信念，就要坚持。”我点点头，反问她的。她抿了抿嘴唇，说，“小时候我想学画画，可是父母不许，说那是不务正业。现在我已确定，这是我这一生都要努力做好的事。”我不住地点头，似要告诉她：仁玉，我会记住你的话。

3

6月之后，我的高中生活算是结束了。成绩出来时比预想中的稍微好一点，但毕竟只是自己概念里的好，无法与旁人眼中的好相提并论。好在我已是个人可以接受任何现实的人，也不计较这些无能为力的事。这时候，仁玉已经抵达了马来西亚，从未给过我电话和来信，我也不知其状况。想来她应该很自由洒脱，做着自己想做的事，目的明确，内心安稳。8月底，我去外地的新学校报到。父母想陪着去，我想了想还是拒绝了。人总是要学着长大，即使注定要付出代价。这是仁玉常说的话。

新学校很漂亮，有欧式的建筑和高大的梧桐树。地上常落有梧桐花瓣，我挑些尚完整的夹在书里。仁玉送的画册一直带在身边，闲来也会时常翻看。每看一次，就会更加想念她，意识到她是我整个青春里最温暖明亮的一束光，可是我那时候珍惜得远远不够。画册的第一页是蒙克的《呐喊》，整个画面有一种扭曲了的魅惑，我说不清楚对它的感觉。可是如果仁玉在，一定会说得非常精彩。

大一的第一个寒假，我回到家，准备与父母一同过年。半年不见，父母没有太多变化，只是反复说我瘦了。实际上我并未瘦多少，想来是他们过于想念我的缘故。除夕夜，我打开电脑上网，与小别的同学闲聊几句。家里的电话忽然响了，我去接。听到电话那头的人笑得很开心：“智京，你猜猜我是谁！”我愣了愣，周身仿佛被早晨初升的太阳照亮。我说：“仁玉，是你吗？真的是你吗？”那一刻我心里无限欢喜。

“智京，是我。我还在马来西亚，没有回去。原谅我这么久没有联系你，因为不知道你的手机号码。你过得好吗？大学生活快乐吗？有交到新朋友吗？”我哈哈一笑：“仁玉，你连着问了一连串的问题，叫我怎么回答呢？我一切都特别好，你呢？过得快乐吗？”我听到仁玉淡淡的叹息，她说：“父亲来到这里后突然查出来患有心脏病，那个女人想离开他，我有很大压力。白天去美院上课，晚上给杂志社画插图，感觉很累。不过你放心，我可以坚持，无论多久都没关系。”

我沉默了一会儿，不明白为什么仁玉的生活总是处在挣扎和焦虑之中。她的确是个坚韧的女子，任何事都不需要别人操心，可是这样的生活什么时候才可以有所转变呢？“智京，你在听吗？”她听不到我说话，着急地问我。我连忙说：“我在听。”她说：“把你所有的联系方式都给我吧，我不能总是给你打国际长途，原谅我。”我说：“没关系，我明白。”然后把手机号码和学校的地址以及邮箱地址都给了她，她说了一声新年快乐便匆匆挂了电话。我心里只是黯然。

其后她很少给我写信，写来的信也都是极短的。她没有说明她的地址，我也无法回信。到了今年，只有1月的那一封信。而现在，已是秋季，很快就会到年末了。我明年将大学毕业，会面临一些新的问题。而仁玉，却不知身处马来西亚的哪个地方、在做着什么、生活状态有没有改变。这些她再未对我说过，我也无法再问。我很清楚，每个人都要对自己做出的选择付出代价，仁玉也不例外。只希望她能快乐，并且很快再联系我。

我走在傍晚寂静的街道上，想着仁玉年少时的样子，心里实实在在地温暖，却也与空洞的感伤并存，我无法确定自己的真实感受。落叶被秋风吹得在地上打转，我的手有些凉。年少的往事终将过去，我们也终究要长大。日后相聚还是分离，不在任何人的掌控之中。我有期求，却也只能顺其自然。生活会继续，想念和希望也会继续。无论怎样，上苍还是成就了一段美好缘分、一段如水流年。回忆是装在瓶子里不起波澜的水，却总是通透。我行走着，风继续吹。